

甲午战败，腐朽
无能的清政府再
一次为中国人民
所失望，为了挽
救中国，无数仁
人志士高举义旗，
抛头颅、洒热血，
历经数十次艰苦
卓绝、前仆后继
的起义，终于撼
动了清王朝的根
基……

最后的 王朝 上

韩济生
著

一个平民一生的爱恨情仇
一幅南方风情的长轴画卷
一部热血书写的革命史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最后的王朝

上

韩济生
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后的王朝/韩济生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23. 3

ISBN 978 - 7 - 5329 - 6738 - 4

I. ①最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22)第 177238 号

最后的王朝

ZUIHOU DE WANGCHAO

韩济生 著

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 - 82098776(总编室)
0531 - 82098775(市场营销部)
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大众华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50
字 数 870 千
版 次 2023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2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29 - 6738 - 4
定 价 168.00 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- 第一卷 平民那些事 / 1
- 第二卷 革命党与保皇党 / 138
- 第三卷 自立军威风 / 214
- 第四卷 惠州三州田的风波 / 304
- 第五卷 萍浏醴风云 / 391
- 第六卷 星星之火 / 460
- 第七卷 有情人难成眷属 / 533
- 第八卷 武昌的炮声 / 639

第一卷 平民那些事

第1回 父亲的遗愿

一八九四年的一个秋日里，夜晚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，才使郁郁葱葱的南方小城香山县显得有点活气，趁着稍微有点凉爽的天气，公韧匆匆赶往云山镇。他手里紧紧地攥着三十文钱，想了却父亲临死前的一桩心愿——老父亲临死前想吃一块肉。

少年公韧一边低着头躲避着地上的水洼，一边不断地甩着布鞋上越粘越厚的红泥巴。泥土的腐烂气味、稻米的香味、太阳的干燥味道和树上各种叶子的异味不断地被吸进他的鼻孔。红彤彤的太阳使他的脸上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红晕，洁净的粗布白长衫使他和周围穿着大裆裤，脚上甩着破草鞋或光着脚丫赶集的农民还不大一样。

他十八九岁，英俊高挑，北方人的脸膛显得白皙红润。与众不同的是，他的眼睛一旦聚起神来看人时，像是夜晚中一只精力充沛的少年猫，突然发现了猎物一般，蕴含着逼人的穿透力。

集市那里有几棵木棉树，树姿巍峨，枝干挺拔，遒劲有力地挺立在肥沃的红土地之上，给人一种苍劲无畏、傲然挺拔的感觉。还有一些香蕉树，枝条上挂满了饱满的果实，就像一个个小绿罐子一样。有一片高大茂密的竹林，竹干粗细混杂，竖长横生，有的粗如碗口，有的细如笔杆，但都伸展着苍翠的细长枝叶，挤挤攘攘，争相生长。

所谓的集市也就是零零散散的几家小铺子，再加上临时凑热闹的一些小商

贩摆摊叫卖。公韧从香蕉、菠萝的摊子跟前走了过去，摇着头从荔枝、龙眼、柑橘、木瓜等水果摊前走开。

公韧到了卖龙（蛇）肉的摊子前站住了，这是父亲最爱吃的美味啊！蛇贩子这时候正熟练地左手捏住一条金环蛇的七寸，只见他右手抓住蛇尾巴，像抡铁环一样抡了两圈，活蛇立刻僵直了。然后蛇贩子把蛇头用钉子钉在木板上，左手抓住蛇的尾巴，右手操着一把锋利的小刀，顺着蛇身子轻轻一划，它的五脏六腑立刻翻了出来。

蛇贩子拽出了五脏，并在其中取出了一颗绿色的蛇胆，单独用一张小荷叶包好，大声喊着：“蛇胆配川贝，清肝利胆，止咳明目，既是珍品，又是名药，此时不买，更待何时！五十文钱一条。”

公韧摊开手掌，让蛇贩子看了看已被汗水浸湿的三十文钱，对小贩说：“能不能给我拣一条小的？”小贩看了看那几个制钱，摇了摇头说：“钱太少了。”

公韧又央求说：“我爸爸快不行了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！”

蛇贩子白了公韧一眼：“一边去！别在这里耽误我的生意。”然后抱着膀子扭过了头，不再理会公韧。

旁边紧挨着一个卖虎（猫）肉的，笼子里正蹲着一只只惊恐万状的大花猫，旁边摆着刀子、案板，看来也是现场宰杀。公韧递给猫贩子三十文钱，说：“给我一只吧？”猫贩子看了看那三十文钱，摆了摆手。

公韧只好叹息着再往前走。没走几步，前边围着几个小孩正瞪着大眼看热闹。地上摆着一个铜盆，铜盆里盖着一块血迹斑斑的白布，小贩子正摇头晃脑地喊着：“地里钻的，墙旮旯里跑的，人人喊打的，没有胆量不敢吃的，天下第一美味了……”

公韧问：“这天下第一美味，到底是什么肉？”

小贩卖了个关子说：“此话不能讲，看看就知道了。”说着掀开白布让公韧看了看。公韧看到盆里一小块一小块血淋淋的红肉，立刻有了一种预感，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胃里乱搅，一阵子干呕。小贩笑嘻嘻地说：“这肉绝对新鲜，十文钱一块，保准吃了这一回，想着下一回。如果不好吃，再给我退回来。”

公韧看了看手里那三十文钱，寻思着，买回去弄熟了，先尝尝。如果确实好吃，就让老爹吃了，如果不好吃，再回来退钱也不迟。公韧大喊一声：“给我三块！”那小贩大叫一声：“好！”立刻掀开白布，从盆里挑了三块肥大的，用

荷叶包好，递给公韧。

公韧左手接了肉，右手正要把那三十文钱递给小贩，忽然旁边一阵大乱，几个无赖连撞带搯，把公韧推了个跟头。等公韧从地上爬起来时，再寻那三十文钱，哪里还有一点踪影。小贩却不依不饶：“给我钱啊，钱呢？”

公韧哭丧着脸说：“怨我倒霉，钱让那几个无赖抢跑了。要不，还你肉吧！”说着，来回搜寻着地上，好不容易才从一个土窝里拣出了几块鼠肉，吹了吹上面的浮土，要还给小贩。小贩却不接肉，气哼哼地说：“我天下第一美味张，卖的就是鲜味，这肉沾上土不新鲜了。”说着褂子一扒，露出了两排清晰的手风琴似的骨头架子，拍着胸脯子说：“要是不把那三十文钱拿出来，你今天就别想走！”

公韧长叹一声，摇了摇头：“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，老爹就这点儿要求，我都满足不了。逮蛇逮不着，杀猫又小胆，老鼠不敢抓，想买肉，钱又被贼人抢走。真是无用啊……”

正在两人纠缠不清的时候，突然三十文钱塞到了张着手要钱的小贩手里，随后一个纤细的声音对小贩说道：“这位大哥，不就是三十文钱吗？我替他拿上就是。”

公韧心中不禁一阵感动，扭头一看，觉得眼前一亮，好像一道神奇的光亮出现在自己面前，晃得眼睛有些发花，心脏也剧烈地跳动起来。她接下来说的什么，自己一句也听不清了……她好像鸡群里的一只仙鹤，鸟群里的一只凤凰。特殊的发型，不一般的穿戴，脸色细腻白嫩，好像稍微碰一下，就能出水，小巧玲珑的嘴唇，精致的鼻子，特别是那双眼睛，饱满亮丽，含情脉脉，有一种勾魂摄魄的灵光闪耀……

公韧再一次觉得脑子一片空白，只感觉到一身洁白的丝绸衣裤微微闪动着，飘飘而来，又姗姗而去。

集那头一阵纷乱，小贩往那边瞧了瞧，赶紧拾掇起家什要走，一边走，一边骂：“税狗子又来了，说不定哪个又要倒霉！”原来小贩所说的税狗子是一队官兵，领头的是一只眼鼓一只眼斜，满脸横肉，长着两颗大龅牙的税官。

这几个张牙舞爪、一身官服的人晃晃悠悠地到了卖蛇肉的摊子跟前，税官对着小贩就喊：“五百文！”小贩低声下气地说：“这位官家，我今天才卖了五百文啊！”副官又喊：“六百文！”小贩又说：“太冤了。你们要这么些厘金干什么去了，没见着给我们老百姓一点儿好处。我凭什么交厘金？”

税官大声呵斥：“好个混账东西，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。这收厘金是大清的律令，你敢抗旨不遵吗？”

卖蛇肉的有点软了，嘟哝着说：“不是不交厘金，实在是没挣这么多钱。”税官眼珠子转了转，看了看蛇筐说：“既然没钱交厘金，那好，先孝敬孝敬我们吧！”小贩嘴一撇说：“凭什么孝敬你们，偏不！”

税官急了：“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真是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，弟兄们，抓蛇！”几个官兵扑过来就要抢蛇，可是打开蛇笼盖子看了看，眼镜蛇、过树榕、三索线蛇、金环蛇、七步梨花蛇，密密麻麻纠缠在一起。蛇们受到强烈光线的刺激，一个个凶光外露，龇着毒牙，喷着毒水，嘴里卷着芯子，窸窣作响，吓得几个税狗子赶紧捂上笼盖子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那税官看捞不着蛇，喊了一声：“弟兄们，他不交厘金，又不孝敬咱，给他砸！”几个官兵把一肚子恶气撒在蛇笼子上，从路旁搬起石头，朝着蛇笼子一阵子乱砸。笼子不一会儿就被砸破了，毒蛇纷纷出笼，满街乱爬，吓得赶集看热闹的人纷纷躲避。

有一个姑娘跑得慢了点，被几条毒蛇围在中间，跑也不是，躲也不行，吓得尖声大叫。公韧一看，这不正是刚才给他支付三十文钱的那个姑娘吗，心里十分着急，大喊一声：“姑娘千万不要乱动，别刺激蛇！”

公韧急忙从旁边肉案上摸起一把刀，砍了一根竹竿，用竹竿一条一条地拨着那些围着姑娘的毒蛇。可是那些蛇一条条湿漉漉的，十分腻滑，要想挑开它们，不是简单的事，急得公韧头上冒出大汗。

斜眼在不远处拍着手嘻嘻哈哈地叫着：“别拨，别拨，精彩极了。这叫美人舞妖蛇，扭腰摆臀，抬腿摇臂，好看，好看，甚是好看！你这个小子，吃饱了撑的，捣什么乱！别破坏了一场好戏。”说着，就用小石子砸公韧。

第2回 恶少逞凶群蛇乱舞

几个石子砸到公韧的身上、手上，痛得公韧手中的竹竿一下子掉到地上。

斜眼的几个爪牙也跟着大声叫好：“砸得好！砸得好！姑娘的舞也跳得好，跳得美！”看热闹的人群里突然有人喊道：“朗朗乾坤，难道都是一些没有血性的男儿？恶霸逞凶，难道再没有一个人出手相救？”

这一声大喊，果然起了作用，几个有血性的跟着喊道：“真是太欺负人了，这算什么事啊？”“我要是有本事，早上去揍这些坏蛋了。”“有懂蛇的就好了，叫这些蛇咬死这些王八蛋！”

众人一阵嘟囔，喊出了一位好汉，是卖蛇人，他看不下去了，大骂道：“姑娘别怕，我来帮你！”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支竹笛，吹了起来。

那笛声如泣如诉，一会儿高亢一会儿低吟，甚是动人！蛇们听到这样的声音，竟然停止乱动，随着那笛声扭动起来。卖蛇人的笛声高，蛇们就一齐往上使劲昂头，卖蛇人的笛声低，蛇们就往下用力低头，卖蛇人的笛声尖，蛇们就一齐往阳处偏，卖蛇人的笛声哑，蛇们就一齐往阴处闪。由于动作整齐划一，那真是舞动出了一出人间无与伦比的蛇舞。

人们都看呆了，税官斜眼和那些官兵也都看傻了眼。那姑娘被困在蛇群中，跑又跑不出来，便随着蛇舞动起来。这下子真正组合成天上人间不多见的美人蛇舞了。

正在此时，斜眼那边突然出现了一个衣着暴露的年轻姑娘。只见她几乎露着半个乳房，胳膊和小腿细嫩洁净，模样俊俏，黛眉中间画了一条小蛇，真是三分是人，七分像妖。她大喊道：“这么热闹，怎么能少得了本姑娘。”说完，也随着那笛声扭动起来。

公韧心中大骇：“看这姑娘，也就十八九的样子，怎么听声音，倒像是七十多岁啊？并且还是个男音，真是奇了怪了！”两个美女在蛇中舞动着，不过，帮助过公韧的这个姑娘，扭动得十分自然，美丽而动人，而新加入的那个姑娘却扭动得有些泼辣、鬼魅、狂躁，简直就是个妖怪。她随着扭动，身子渐渐向卖蛇人靠近，而那些蛇在她的带动下，也向卖蛇人慢慢逼近。

卖蛇人继续吹着竹笛，脸上却现出惊骇的神情，他不敢停下笛声，一旦停下，真怕那些蛇一拥而上，在他身上咬出几十个窟窿。他一边用力地吹着竹笛，一边向那个美女做着手势，那种手势，一百个人有一百种理解。

公韧悟出他手势的意思，大声地翻译道：“今天真是遇到了克星，这位高人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害我？”

那位“美女”听到了公韧的喊话，并不用嘴回答，而是用舞蹈来回应，更加激烈地晃动着自己的身体。这种形体语言，也是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理解。公韧理解了，大声地翻译道：“我就是要和你比试一下驭蛇的本领！胜者为蛇头，败者进蛇腹。”

卖蛇人听了公韧的话，已没有什么幻想，更加用力地吹奏竹笛。那笛声更加抑扬顿挫，忽尖忽哑，忽强忽弱。蛇们这下子稳定了阵势，不再向卖蛇人逼近，转而又向那个“美女”逼了过去。

那个妖女一边更加起劲地舞动身躯，一边随手抓起两条小蛇，往嘴里慢慢塞去。众人一阵大惊。妖女舞了一阵子后，两条小蛇从妖女的鼻孔中钻了出来，这样一来，那蛇的尾巴在妖女嘴里，而两个蛇头却在鼻孔外面慢慢扭动。公韧又对妖女的形体语言做出了翻译，大声地对众人说：“这叫二龙吐须。”

卖蛇人也不甘示弱，一边用力地吹奏竹笛，一边随手抓起一条蛇，来了个巧置换，把竹笛放到了鼻孔上，用鼻孔吹笛，而把蛇头慢慢地塞进自己的嘴里，用牙咬住，一边还做着手势。公韧对着众人大声地翻译道：“我这叫一龙出蛋。”

果然，不一会儿，那条蛇慢慢下出了一个大白蛋。

众人一阵大惊，有鼓掌的，有扭头不敢看的，还有大声叫好的。

那妖女见震慑不到卖蛇人，更加用力地舞动起身躯。不一会儿，九条蛇爬到了妖女身上，和妖女一块起舞，变换着各种各样的舞姿。人随蛇势，蛇随人动，这简直不是妖，成了鬼了。

公韧对着她的形体大声地翻译道：“这就叫金龙狂舞。”

卖蛇人还是不服气，变换调子继续吹奏竹笛，这下子蛇们全都跑到了卖蛇人的身边，群蛇乱舞。卖蛇人给公韧做了个手势，公韧大喊道：“这位姑娘对不起了，我要给你来个金蛇出击——”

话刚说完，就见卖蛇人从身上取出一包药粉，放在了一个竹管里，嘴里吹着笛子，一只手把竹管拿到鼻子上，尽力一吹，一股粉末对着那个妖女呼啸而去。

那妖女嗅到了一股子邪味，大吃一惊，也顾不得卖弄蛇艺了，夺路而逃。

那些蛇在后面奋力急追，急速地扭动着身子，速度要多快有多快。

公韧对蛇还是多少了解一些的，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包药粉一定是蛇的雌雄激素，这些蛇都是近视眼，眼睛不管事儿，还都是聋子，耳朵听不着。这下子嗅到强烈的异性味，都忙着找对象去了，哪里还管什么真假。”

帮助过公韧的那个姑娘想：毒蛇们既然都撵那个女妖去了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赶紧挪动着三寸金莲，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不想，那斜眼一下子挡在了姑娘面前，笑嘻嘻地说：“美女不要走！”

那姑娘赶紧躲开他，又往旁边走去，不料那斜眼又挡在她面前说：“我一生

见过美女无数，还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。今天好不容易遇到了，还想走，往哪里走？”

公韧自言自语道：“蛇们好不容易乱腾完了，人间的灾难又开始了。”一边是县衙的斜眼领着一帮手拿刀枪的官兵，而一边呢，自己是一点武功也不会。可是事情既然到了这种地步，自己不帮助她，岂不枉为人。公韧只得硬着头皮大喝一声：“这位县衙的官家，哪有这样调戏良家妇女的。人家不喜欢你，不能这样缠着人家不放！”

那斜眼抬起头来，真是一只眼看天，一只眼看地，就是没有看到人。他大门牙一龇，足有半寸，露着风地说：“谁的裤裆破了，把你露了出来，给我一边待着去。免得搂草打兔子，把你捎带着。”

公韧对着看热闹的民众大声鼓动道：“大家伙看看，有这样不讲道理的吗？官家本该造福一方，没想到，正事不管，却来调戏良家妇女。大家伙说说，这样的官家对我们还有没有一点儿用处？”

老百姓早就对这些官兵不满，趁机嚷嚷道：“什么官啊，狗官！”“没有一个好东西。”“好人还能当官？只有坏人才能当官。这当官的哪里还有好人啊！”

税官斜眼一看公韧领着挑对官府的反抗情绪，斜眼一瞪，说：“这还了得，这是想聚众造反啊，今天就让你知道一下马王爷到底几只眼！”

主人一哼哼，他手下的小狗腿自然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上来一个小兵，对着公韧就推了一把。公韧只觉得脚下无根，后退了三四步，摔了个四仰八叉，只得咧着嘴自嘲地苦笑一声：“空有侠义之心，可惜没有侠客本事。”

那斜眼一看治服了公韧，奸淫地嘿嘿一笑，对着姑娘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猥琐下流地说：“我天天晚上梦见嫦娥，想得我是死去活来，三魂丢了两魂，醒来时却是狗咬尿泡一场空，原来搂的是一个绣花枕头。今天一出门，喜鹊喳喳叫，集上一抬头，这不就是梦中的嫦娥吗？嫦娥啊……嫦娥啊……让我想得好苦啊！”

他一边说话，一边动手动脚，两只肥胖臃肿的手在姑娘的脸上摸了一把。

姑娘刚才被毒蛇吓得惊魂未定，这会儿也就才回过神来，没想到又遇到恶少调戏。她只能用手遮住脸说：“你到底是官家还是土匪？”

斜眼又说：“甭管我是官家还是土匪，其实官家和土匪谁也离不开谁，官家需要土匪吃饭，土匪可能过不多久也成了官家。我家就住在县衙，我爹就是县太爷刘大老爷。姑娘快快跟我走吧，到我家享福去，你这个小傻瓜哟……”

姑娘气呼呼地说：“没一句人话，就凭你这德性，刚才怎么没叫毒蛇咬死！”

第3回 小姐遭辱公韧欲救

刘斜眼不急不躁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姑娘真会说话，我就喜欢姑娘说话，像小八哥一样，叽叽喳喳，清脆嘹亮。”说着就伸出手来在姑娘的身上乱摸。

朗朗乾坤，清平世界，稍微有点血性的人哪能看得下去！公韧从地上爬起来，大吼一声：“我不管你是官二代还是富二代，打呀！”他满眼血红地扑了上去，还没到跟前，一个小狗腿在公韧身上捶了一拳。公韧被打倒在地，几个小狗腿上去，连踢带打，又把公韧痛打一顿。

公韧被打得鼻青脸肿，那包鼠肉早不知道抛到哪里去了。

围观的人是敢说敢怒而不敢动。尤其是那姑娘，更是气得脸上变了颜色，有心上来帮助公韧，无奈身单力薄，根本凑不到跟前，反而被斜眼见缝插针，紧紧地抓住了她那细嫩的小手。斜眼把姑娘的手正过来看，反过来看，有滋有味地品评着：“这么白，这么嫩的小手，就和小面团似的，还有一个玉镯子呢！镯子也这么白。耳朵上还有一个玉坠子呢！我看看，让我好好看看……”

那姑娘拼命挣扎，无奈是鸡入狼嘴羊入虎口，哪里还能挣脱得开？

看到此情此景，公韧只觉得万箭穿心，肺都要气炸了，但是自己已经被打趴在地上，纵有万丈豪情，又怎能奈何得了武功高强的斜眼。公韧只得悲壮地喊道：“老天呀，你睁睁眼吧……谁能给我神力啊！”

就在这节骨眼上，猛听得人群里一声大吼：“食国家俸禄，你这狗官眼里还有没有皇上？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，不得不出手啊！”

话还没有说完，就听到斜眼身边的几个官兵“哎哟！”“疼啊！”地乱叫，手中的兵器丢了一地。剩下的几个爪牙定睛一看，打人的不过是一个十八九岁，穿着利索，英武俊秀的年轻人，心里就有些不服气。他们互相使了一下眼色，一齐喊着扑了上来。

第一个是饿狗扑食，豁上命地往前冲。那年轻人稍微身子一低，那条狗兵从青年身上蹿了过去，像块烂西瓜一样摔在地上，伤着了脖子。第二个扑在了那青年身上，没想到那青年就和抓小鸡一样，把恶狗拦腰提起，把他的头往第三个的头上一扔，只听砰的一声，有热闹好瞧了，两个脑袋都破了，也弄不清

到底是哪个碰的哪个。

别的官兵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，一个个稀里糊涂地就被打趴在地上。

斜眼是脸盆里扎猛子——不知深浅，还要上来一试，没想到，刚照面，左胸就挨了一拳，被打转了身，还没有回过味来，左右屁股又各挨了一脚，疼得刘斜眼哇哇大叫。

那青年才俊大声地骂道：“好好的大清国，都被你们这帮败类给糟蹋了。怎么没上朝鲜，叫洋人的枪子崩了，怎么没上东海，叫日本人的炮弹给炸死。好品行不长，倒学会欺负老百姓的本事了……”

众看客纷纷赞扬这位好汉扬善惩恶，公韧赶快把那位姑娘拉到自己的身边。姑娘受了这一番惊吓，一时还没有回过神来，眼睛呆呆的，更显得凄婉动人。

斜眼还是有些不服气，但看占不到便宜，就对这位好汉拱了拱手说道：“请问这位客官，姓甚名谁，在哪里高就？”没想到这位好汉不卑不亢地一声冷笑：“该告诉你的就告诉你，不该告诉你的就不要乱打听。你暂且闷着吧！”

斜眼吃了一个“窝脖儿”，但也只能忍了，谁让自己技不如人呢！卖蛇人认为自己的机会到了，上去照准了斜眼的右脸就是一耳刮子。公韧一看，这么好的机会，自己要是不把握，那可真是傻瓜蛋了，就照着刘斜眼的左脸，使了使劲，狠狠地也来了一个大耳刮子。

这下好了，匀称了，斜眼的左右脸蛋子上，各有一个红红的手印。斜眼哪里受过这样的气啊，就要上去报复。那位好汉一伸手把斜眼挡在了一边。

斜眼现在真是气得肚子鼓鼓的，打吧，打不过，骂吧，不管用，看来只有走为上计了。他骂骂咧咧地对那青年说了声：“你小子等着！我和你没完，你们这些傻瓜。”然后屁股一转，拔腿开溜了。那几个爪牙一看主人跑了，自己还待在这里干什么，也赶紧扶着架着那些瘸腿的伤着胳膊的，夹着尾巴溜了。

一场小戏到此也就结束了，但是众看客还是饶有兴致，不愿意离去，还在议论着刚才的那些事情。公韧对那青年两手一抱，恭敬地说道：“多谢这位大哥，这位姑娘受了欺负，最后还是大哥给解了气。请问这位大哥尊姓大名，在哪里高就？”

那青年客气地说：“我姓韦，叫金珊，哪谈得上什么高就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而已。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你了，你年纪轻轻，既有侠义之心，又有智慧，这在当今的社会，难能可贵啊！”

两个人一见如故，叙着家常。韦金珊对公韧说：“我能否向你打听一件

事情?”

公韧说：“请讲。”

韦金珊说：“你是本地人，是否看见了一支神秘的车队?”

公韧好奇地问：“你是车队的什么人?”

韦金珊想了想，说：“我是一个跟队商人，因为拉肚子，和车队走散了。”

公韧说：“我也是刚到集上，实在是没有看到一支什么车队。”又问别人：“大家看到一支神秘车队了吗？这位小哥是车队上的人，不小心和车队走散了。”

大家都说没有看到。韦金珊皱起了眉头。

公韧看到心中爱慕的姑娘还没有走，对她一作揖说：“请问这位好心的姑娘芳名?”

那位姑娘羞羞答答地说：“我叫西品，请问这位大哥姓名?”

公韧说：“我叫公韧。”

那位姑娘再施一礼，说：“我就住在前边的西家村，我爹就是庄当中住的西顺玉。平常我不大出门，没想到一出门就碰到了坏人，今天多谢公韧大哥救了我，也多谢金珊大哥救了公韧。”

公韧说：“那就别客气了，要不是西品姊妹的三十文钱，我哪能买了肉孝敬我爹。可惜我那肉啊！”公韧低头寻觅，那鼠肉哪里还有踪影，刚才一阵乱腾，早被踩成了肉泥。这时候，一个卖猪肉的拉了一块肉，递给公韧说：“你们几个替我们出了气，我心里高兴。如不嫌弃，就收下这块肉。”卖蔬菜的也递给了公韧一些新鲜蔬菜说：“反正买卖也叫那几个坏蛋搅黄了，菜放着不卖也坏了，送你一些尝尝鲜。”

公韧对各位作揖，说：“谢谢了，谢谢了，我替老爹谢谢你们。”他又对韦金珊说：“世界上有三大悔，该努力的时候不努力，一大悔也；能结交的朋友不去结交，二大悔也；到手的机会不去把握，三大悔也。如不嫌弃，到我寒舍一叙，我愿意和大哥结拜金兰。”

韦金珊回道：“我一看，你也是个读书人，身体虽然孱弱，但少了些酸腐之气，多了些侠义之心。世界上要是没有你这样的人，这个世界可就真毁了。如你不嫌弃，我就豁上脸皮，到你家里给你添麻烦去。”

西品笑了笑说：“你俩一见如故，都结拜兄弟了，我也就别在这里碍事了。那我先走了！”说完，颠着三寸金莲，婀娜而去。

两人目送着西品渐渐远去，微微颌首，心中有些恋恋不舍。

西品走着走着，忽然朝后一瞥，回眸一笑，见两人还在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，有些不好意思，不由得羞红了脸庞。西品又走了几步，悄悄地回头观望，见两人仍然在神情专注地看着自己，赶紧朝两人招了招手，意思是“请回吧！”慢慢又往前走了十多步，再悄悄回头观望，见两人还是那样傻了一样地看着自己，心里不由得一阵子热流涌动。

她略微犹豫一下，从耳朵上摘下了一个垂耳玉坠，又从怀里掏出一方香帕包好，放在了地上，回头对着公韧和韦金珊笑了笑，然后低着头红着脸快步走去。

公韧和韦金珊互相看了一眼，心里觉得奇怪，一阵疾步，奔到了西品放东西的地方。公韧拾起来，仔细地打开有着余香的手帕，见里面包着一只白白的玉坠，急忙就要去追西品。

金珊拉了他一把，笑了，说：“别追了，说不定这是西品姑娘有意留给你的一个信物呢！她准是看上你了。”

公韧皱了皱眉头，说：“不可能吧，她怎么会看上我呢？我地没一垅，家无隔日之粮，身上没有不打补丁的衣裳。你风流倜傥，德才兼备，她准是看上你了！”

韦金珊说：“有出息的姑娘重义不重财！虽说你家境贫寒，但以后不一定没有一个好的前程。只要你苦心读书，通过科举考试，封爵进侯那也说不定呢！”

第4回 君子好逑

两个人互相谦让起来。

“这么着吧！”韦金珊说，“其实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要说我对西品姑娘不仰慕，那也是违心话。咱俩打个赌吧？”

“打什么赌呢？”公韧问。

金珊说：“咱就比赛吟诗作赋吧。”

公韧听了连连摆手：“那不行。我看你是练武之人，吟诗作赋毕竟差一些，怎么能用我的长处比你的短处呢？不行！不行！要不，咱就比赛武功吧？”

金珊笑了：“还比赛武功呢，就你那点儿本事，差点叫那几个狗腿子打残

了。这不是有心把西品让给我吗？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”

两个人推过来，让过去，谦虚了一阵。金珊说：“干脆，也不比你的长处，也不显我的短处，咱俩公平竞争如何？就扔纸箭，那东西又轻又飘，想使劲也使不上，完全凭运气。”

公韧说：“行啊，我听大哥的！”

金珊说：“咱可丑话说在前头，练武之人最恨那些不讲诚信的人，咱俩不论谁赢了，一定要和西品白头到老，一辈子不变心，谁要变心，就如此石。”金珊说着从地上摸起了一块红色的石头，紧紧地攥在右手心里，闭目凝神，暗暗运气。石头开始崩裂、粉碎，然后变成齏粉，从手指缝里纷纷扬扬洒落下来，一阵风刮过，随风而去。

公韧说：“我也读过几天书，读书人讲究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不管谁赢了，海可枯，石可烂，和西品的情缘不能断。不管世道如何变幻，人生多难，一辈子只能和西品一个人喜结良缘。”

金珊从口袋里拿出来两张纸，叠了两个纸箭，递给了公韧一个。

金珊暗暗运力，使尽吃奶的力气用力一挥，那纸箭劲头十足，笔直地向前射去。谁知飞着飞着，绕了一个圈，竟又飞回原地。

公韧闭着眼睛，心里默默地念叨着：西品啊西品，苍天有眼，让我们结为夫妻吧！念叨完用尽浑身的力气，全力一甩，那纸箭慢慢悠悠，毫无力气地飘出去，谁知这时候来了一阵风，那纸箭竟被吹出去很远很远……

金珊叹了一口气，拍了拍公韧的肩头：“这都是天意，你可别忘了咱发的誓啊！”公韧默默地点了点头，心里暗暗地念叨：西品啊西品，如果我变了心，就如那块红石头一样，化作齏粉，粉身碎骨。

随后两人有说有笑地往公韧家走去。掏心的话说不完，不知不觉就到了破败的公家村。

韦金珊搭眼一看，满村里残垣断壁，没几间好屋。所谓的好屋，也就是一些竹片为骨架，里面抹上一层泥土，竹门竹窗，房顶上盖了些茅草。村里除竹子茂盛以外，别的树长得稀稀拉拉，横七竖八，没几棵直溜的。满目不是垃圾就是臭水沟，还有几只瘦骨嶙峋的笨狗，满街乱窜。

又走了一会儿，就到了公韧的家。公韧的家就两间破草房，也没有院墙，进了屋里，简直就是徒有四壁。屋里垒着一个灶，灶烟熏得墙上黢黑，一张破桌子只剩三根腿，另一根腿用木头棍子支着。桌子上放着文房四宝，倒是显得